

汉语国际教育与中华文化推广系列丛书

TANGWUDAI  
LIANGCI YANJIU

# 唐五代 量词研究

游 黎◎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汉语国际教育与中华文化推广系列丛书

# 唐五代 量词研究

TANGWUDAI  
LIANGCI YANJIU

游 黎◎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伊伊  
责任校对:袁捷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炜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五代量词研究 / 游黎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7-5690-1946-9

I. ①唐… II. ①游… III. ①古汉语—数量词—研究—唐代②古汉语—数量词—研究—五代 (907~960)  
IV. ①H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1096 号

### 书名 唐五代量词研究

---

著者 游黎  
出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号 ISBN 978-7-5690-1946-9  
印刷 成都金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张 5.75  
字数 155 千字  
版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6.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http://www.scupress.net>

# 目 录

第一章 引 论	( 1 )
一、唐五代量词研究的的目的和意义	( 1 )
二、本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	( 3 )
第二章 唐五代的名量词	( 6 )
一、唐五代名量词的语法特征	( 6 )
二、唐五代名量词对旧有名量词的继承与发展	( 12 )
三、唐五代的新生名量词	( 75 )
四、小结	( 117 )
第三章 唐五代的动量词	( 119 )
一、唐五代时期对旧有动量词的淘汰	( 119 )
二、唐五代动量词对旧有动量词的继承与发展	( 124 )
三、唐五代的新生动量词	( 149 )
四、小结	( 155 )
附录一：唐五代时期与唐前相比没有明显发展的名量词词目	( 158 )
附录二：量词“枚”在唐五代时期使用状况调查	( 159 )
附录三：本书主要参考资料	( 175 )
附录四：本书主要调查书目	( 176 )

# 第一章 引 论

## 一、唐五代量词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量词是汉语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对其发展历史进行细致的考察和深入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于汉语量词历史研究的意义，刘世儒先生曾作了精辟的论述<sup>①</sup>，他认为，对于汉语量词的产生和发展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至少在三个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一，汉语量词历史研究可以丰富我们关于汉语史的知识，有助于建立科学的汉语史体系。

第二，汉语量词历史研究对于现代汉语量词研究有很大的帮助。任何语言的研究都不能缺乏历史基础，如果仅仅从平面上和表面上的角度来观察、理解语言，这往往是不能深入甚至是不正确的。

第三，汉语量词历史研究对于汉语量词发展前途的展望，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我们认为，刘先生的论说很好地揭示了汉语量词历史研究的目的和意义，这里不再赘述。笔者想重点谈的是唐五代量词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sup>①</sup> 参见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绪言”部分。下文仅标明页码。

首先，唐五代量词研究是汉语量词历史研究的必要步骤之一。上文已经说明，对于汉语量词进行历史研究，是完全有必要的。但是，汉语量词历史悠久、材料浩繁，给我们对其进行全面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难度，这显然不是一人一时所能办到的事。因此，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进行断代史的研究，只有在对汉语量词各个历史横断面的研究工作都已经完成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建立起整套的系统的汉语量词体系，如果缺乏这种必要的累积，要进行科学的汉语量词发展史研究只能是“空中楼阁”，是永远也不能办到的。

其次，目前汉语量词断代史研究的重要成果首推刘世儒先生的专著《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而针对魏晋以后的量词进行专门断代研究的则还不多，如唐五代量词研究，就笔者所见，仅有王绍新、赵中方等少数先生的文章。<sup>①</sup> 这些文章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唐五代量词研究的空白，但或限于篇幅，或限于题材，都未能全面地展现唐五代量词的面貌。这种状况当然不利于建立科学的汉语量词史，因此，加快唐五代量词研究的步伐，是语言工作者应当重视的一个问题。“唐五代量词研究”这个题目，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下产生的。

最后，唐五代量词本身具有的特殊性决定了对其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唐五代时期是汉语量词发展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汉语量词体系自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初步成熟，而唐五代时期不仅继承了魏晋时期的量词体系，同时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这些发展又对以后各个时期的量词状况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可以说，搞好唐五代量词研究，对于我们考察汉语史各个时期量

---

<sup>①</sup> 赵中方：《唐五代个体量词的发展》，《扬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王绍新：《唐代诗文小说中名量词的运用》，程湘清：《隋唐五代汉语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下文仅标明文章名及页码。

词发展的传承关系，并进而对汉语量词进行全面研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

## 二、本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

我们对唐五代量词的研究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进行大量而深入的调查。要明了唐五代时期量词的存在状况，就必须对这一时期的语料进行深入而细致的调查。当然，由于唐五代时期是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语料浩繁，我们不可能对这一时期的所有语料都进行调查，但我们必须选择尽可能大的范围进行调查，否则就不容易真正了解这一时期量词的情况。比如，“轮”是唐五代时期新产生的量词，它在这一时期的适用对象为何呢？王绍新先生认为，“轮”在这一时期的适用对象就是“月”<sup>①</sup>，然而我们发现，这种说法尚未能完全反映“轮”作为量词在这一时期的适用范围（详见本书第二章“轮”字条）。王先生的调查对象是“唐代诗文小说”，在这类语料中，“轮”作为量词的确往往用于量“月”，然而在其他类型的语料中，就不局限于此了，比如我们调查发现，在唐五代的史书中，“轮”还可以用于量“车”（《南史·贼臣传》）等，这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轮”为什么既可量“月”，又可量“车”呢？原来“轮”作为量词来源有二：一由其“车轮”义发展而来，一由“轮”平圆之状发展而来。由“车轮”义发展而来的量词“轮”，可以用于称量“车”；由“平圆之状”发展而来的量词“轮”，则可用于称量平圆的物体如“月”。按照这个思路进一步调查，我们还发现，原来“轮”即使是称量“平圆物”也不是仅以“月”为限，它还可以用于量“日”、量“碇”（《旧唐书·郭子仪传》）、量“镜”（罗隐《广陵秋日酬进士臧澣见寄》）等。可以说，直到这时，我

<sup>①</sup> 参见王绍新：《唐代诗文小说中名量词的运用》。

们才真正弄清楚“轮”作为量词在唐五代时期的使用状况。可见，如果调查范围较窄，对于我们的研究是不利的。

有鉴于此，我们在研究过程中选择了尽可能多而又具有代表性的语料作为调查对象，计有笔记小说 40 余部、佛经 20 余部、史书 3 部、诗词总集 2 部（《全唐诗》《唐五代词》）以及一部分敦煌文献（“敦煌变文”“敦煌契约文书”“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等），我们对这些文献都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从中抄录资料近 20 万字。大量而细致的调查工作是进行研究的必要准备和前提条件。

第二步，从语法层面分析，注意发现新的特点。量词作为一个独立的词类，首先属于语法范畴，要对唐五代量词进行研究，就不能脱离对其语法特征的研究。虽然如前所述，魏晋南北朝是汉语量词获得极大发展并近于成熟的时期，现代汉语量词的很多语法特征在当时都已经具备甚至达到成熟的地步，唐五代时期对这些语法特征最主要是继承，但是，不同的时代当然也有不少新的特点。我们在研究唐五代量词的语法特征时，更侧重于对其新特点的研究。在本书中，我们着重研究了唐五代量词语法特征的新发展，如对于名量词，我们研究了其在这一时期词法特征与句法特征的发展情况，展示了其构形法的发展、构词法的发展、从组合能力看与方位词组合的用法遭到淘汰以及从句法功能看充当主语或状语的用法逐渐遭到淘汰等现象，分析了这种发展或现象产生的原因，指出：这些现象的出现，充分说明了唐五代名量词与南北朝相比越来越与名词分离，越来越趋于虚化的特点。再如动量词，我们着重分析了这一时期借用动量词的发展状况，从句法功能、借用范围等方面分析了这一时期借用动量词出现的重大发展，指出：这一时期借用动量词借用范围从名词向动词进行扩展、句法功能更加完善（可以充当状语），这是汉语借用动量词充分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进步。这些现象的产生，标志着汉语动量



词更加完善和灵活，向完全成熟迈进了一大步。对唐五代量词语法特征新发展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汉语量词发展的概貌。

第三步，从词汇角度研究，采用共时描写与历时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如前所述，汉语量词的基本特征在南北朝时期都已经基本具备，因此我们在对唐五代量词进行研究时，除了要注意其语法特征的新发展，更要注意从词汇的角度对这一时期的量词进行个体的描述。同时，由于唐五代时期正处于汉语量词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我们在研究唐五代量词时，就不仅要做共时的平面描述，还应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发展。因此，本书第二、三章从“唐五代名量词对旧有名量词的继承与发展”“唐五代的新生名量词”“唐五代时期对旧有动量词的淘汰”“唐五代动量词对旧有动量词的继承与发展”“唐五代的新生动量词”五个方面对这个问题作了论述。在这些章节中，我们对唐五代量词的个体状况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同时，既将唐五代量词与前世量词作了细致的比对，又注意考察其对后世量词的影响，说明后世汉语量词的发展源流。这不仅可以使我们对唐五代的量词有一个更加清楚的认识，也充分展示了唐五代量词在汉语量词发展史中的地位。

写作本书的目的，是希望从汉语量词断代研究的角度入手，为汉语量词研究做一点有益的工作。但是由于唐五代语料繁杂，涉及材料很广，加之囿于学识与水平，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得到各位师友的指正。

## 第二章 唐五代的名量词

名量词是汉语量词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类别。溯其源流，早在甲骨刻辞中已经出现萌芽，至先秦、汉代有一定发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名量词则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并日渐成熟。而唐五代作为汉语量词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时代，名量词在当时又处于怎样的状况呢？本章拟就这一问题作一点粗浅的探讨，限于篇幅，本章所讨论的名量词，主要指当时的个体量词和集体量词而言，而度量衡量词、临时量词则不在本章讨论之列。

### 一、唐五代名量词的语法特征

量词作为一个独立的词类，属于语法范畴，因此要考察唐五代名量词的发展，就不能不首先从这个范畴加以考虑。本节主要考察的就是唐五代名量词语法特征的继承与发展情况。

#### （一）唐五代名量词的词法特征

##### 1. 构形法

相对于魏晋南北朝量词而言，唐五代名量词在构形法上有了比较大的发展。

对于魏晋南北朝名量词来说，其构形法仅仅局限于一种形式，即量词的重叠形态——AA式。如：

张华见其文章，篇篇称善。（《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文士传》）

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木兰诗》，《全梁诗》卷十四）

这种单一的构词方式，反映出魏晋南北朝量词的不成熟性和局限性，刘世儒先生指出：“可是由于这一时代的名词，其重叠形态也正是这样的，所以，单从这一点上看，也可以说，它（魏晋南北朝名量词）同名词还是没有完全分家的。”

到了唐五代时期，产生了数量重叠的格式——AA式，如：

(1) 众仙才是谪仙，裁霞曳绣一篇篇。（方干《宋从事》，全唐诗卷 651）

(2) 正是霜风飘断处，寒鸥惊起一双双。（陆龟蒙《冬柳》，全唐诗卷 629）

(3) 海棠未坼，万点深红，香包绒结一重重。（毛文锡《赞成功》，全唐诗卷 893）

(4) 红艳一堆堆，又被美人和枝折，坠金钗。（《唐五代词·敦煌曲子词·虞美人》）

(5) 一个个总交成立后，阿娘方始可烦忧。（《敦煌变文集·父母恩重经讲经文》）

(6) 一群群若四色花敷，一队队似五云秀丽。（《敦煌变文集·维摩诘经讲经文》）

这种数量重叠格式在南北朝时尚未出现，它的出现，真正将名量词的重叠形态和名词的重叠形态区别开来了，这是唐五代量词构形法的一大发展。

另外，在这一时期，名量词的另一种重叠形式 AABB 式也开始出现：

(5) 还似花间见，双双对对飞。（张泌《蝴蝶儿》，全唐诗卷 898）

这种形式在唐五代也是刚刚出现，并不多见，然而相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名量词单一的重叠形式AA式来说，无疑是一大进步。

## 2. 构词法

唐五代名量词的构词法主要有如下特点：

第一，复音量词继续出现。复音量词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都是外来词。在唐五代时期，这些复音量词继续存在。

(1) 一地狱，高下可有一由旬，黑烟蓬勃，臭气熏天。  
(《敦煌变文集·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

(2) 时逢众僧解夏远近辐凑数千人，观者无不鸣噓，其处一踰缮那圣迹充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

(3) 穷微之数分一踰缮那为八拘卢舍。拘卢舍者，谓大牛鸣声所极闻称拘卢舍。(《大唐西域记》)

应当指出的是，根据我们调查发现，这些复音词往往出现在佛教文献中（即使出现在一般文献中，所叙述的事件也往往与佛教相关）。这种情况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相同的。刘世儒先生曾经指出：“这种复音量词，一般都只用于佛事，一直未能通行。现代语，五四以后虽然也曾经涌入了不少这类的量词，如‘先零’‘普特’之类，但大都也未能通行。”将其与唐五代复音量词相比较，刘先生的这种见解无疑是正确的。事实上，汉语量词一直是不喜欢吸收音译词的，魏晋南北朝如此，唐五代如此，现代汉语中也还是如此。

第二，词缀化构词法继续发展。

名量词的词缀化构词法在先秦已经出现萌芽：

今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戟，有轻罪者赎以“金分”，讼而不胜者，出一束箭。(《淮南子·论训》)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名量词的词缀化构词法基本形成：

车乘万辆，军资器械略尽。（《吴志·陆逊传》）

由来兄弟别，共念一荆株。（庾信《别庾七入蜀》）

到了唐五代时期，这种词缀化构词法继续发展，用例更为常见：

(1) 盖好窠于书卷也，或在笔管中。（《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七）

(2) 杀旧县令，掠家口并尽。（《朝野僉载》卷三）

(3) 松间石上有棋局，能使樵人烂斧柯。（灵一《妙乐观》，《全唐诗》卷 809）

(4) 凉月，露迎珠颗入圆荷。（《全唐诗》卷 897）

(5) 有金器容数升，云擎鲸口，钿以珠粒。（《酉阳杂俎》续集卷三）

王力先生认为：“直到宋元时代，单位词（量词）才用作词尾（词缀）。”<sup>①</sup>

对此，刘世儒先生已指出其说不确，验之以唐五代名量词缀化构词法的情况，

我们认为，刘先生的怀疑是正确的。

## （二）唐五代名量词的句法特征

从句法上看，唐五代名量词具有下列特征：

### 1. 从组合能力看

第一，同数词组合，组成数量词，一起限制名词。这是历代名量词的普遍规律，唐五代也不例外：

<sup>①</sup> 王力：《汉语史稿》（中），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3、244页。下文仅标明文章名及页码。

(1) 风十二扇，画障五三张。《游仙窟》

(2) 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封氏闻见记》卷六

(3) 令家人造纸衣数十对，又为绯绿等衫，庭中焚之。《戴孚《广异记》“王琦”）

第二，常同指示代词或疑问代词组合：

(1) 王子此度且放。但某愿请弓箭，射雕供养单于。《敦煌变文集·韩擒虎话本》

(2) 此等诸轺轩来往，无不吟讽，以为警绝。《封氏闻见记》卷七

(3) 御苑新有千叶桃花，帝亲折一枝插于妃子宝冠上，曰：“此个花尤能助娇态也。”《开元天宝遗事》卷上

(4) 此个事，世间稀，不是等闲人得知。（吕岩《寄白龙洞刘道人》，全唐诗卷 860）

(5) 起来拨开。见一星火，夹起来云：“这个不是火是什摩？”《祖堂集》卷十四

(6) 师云：“与我将取那个铜瓶来。”《祖堂集》卷十五

(7) 满身光化年前宠，几轴开平岁里诗。（齐己《寄尚颜》，全唐诗卷 846）

第三，部分名量词还可以同形容词组合：

(1) 百灵若为移中土，蒿华都为一小堆。（无名氏《罗浮山》，全唐诗卷 786）

(2) 燕遂泊于肩上，见有一小封书系在足上。《开元天宝遗事》卷下

(3) 于袖中出一小幅文书致鼓前。《宣室志》补遗

(4) 有术士云：只有一穴，可置大段钱物，亦乃不久而

散。《中朝故事》)

(5) 残霜敢冒高悬日，秋叶争禁大段风。(胡曾《草檄答南蛮有咏》，《全唐诗》卷647)

应该指出的是，在当时可以同名量词结合的形容词只能是状态形容词，如“大”“小”“长”“短”等，这同现代汉语的情况是基本相同的。

第四，已经不能同方位词组合：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部分名量词还可以同方位词组合。如：

中有败屋两间，间中各有一人。《高僧传·义解篇》  
合二十二篇，篇内亦微有异。《论语义疏》皇叙)

对此现象，刘世儒先生曾经指出：“可以同形容词组合，又可以同方位词组合。这都可以说明这一时代的量词，名词性质都还相当显著。”而在唐五代时期，这种用法却已经被淘汰了，我们调查的所有唐五代语料中，没有发现一例这样的例子。这也充分说明，唐五代的名量词与魏晋南北朝相比，名词性质已经很弱，越来越趋向虚化了。

## 2. 从句法功能看

从句法功能看，唐五代名量词的主要用法是作定语：

(1) 虽州里白丁，片文只字求贡于有司者，莫不尽礼接之。《唐摭言》卷二)

这是名量词最典型的用法，此处不赘举。

魏晋南北朝时期，名量词还可以作主语或状语：

所作台基三层，层高三丈。《水经注》卷26)  
谷登之后，头责三百斗。(杜预《陈农要疏》)

而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唐五代时期，这种作主语或状语的用法已经非常少见，这也可见唐五代的名量词，比起魏晋南北朝来，是越来越虚化了。

以上粗略地分析了唐五代名量词的语法特征，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与魏晋南北朝相比，唐五代时期是汉语名量词获得较大发展的时期，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这一时期名量词的名词性质不断弱化。我们认为，这种弱化对于汉语量词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应该说，作为汉语中一门独特的词类的量词，正是在这种弱化力量的驱动之下，不断发展和完善的。

## 二、唐五代名量词对旧有名量词的继承与发展

要明了唐五代名量词的状况，除了要对这一时期名量词的语法特征进行总体的研究之外，更重要的是对这一时期的名量词进行个体的考察。从我们的调查来看，唐五代时期的很多名量词在唐前已经产生，那么，这些名量词在唐五代的用法与其在唐前的用法是否相同？它们得到了怎样的变化与发展呢？我们认为，要明了唐五代名量词的状况，搞清楚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为此，我们将这种名量词在唐前的使用状况与其在唐五代的使用状况从适用范围、使用频率、语法功能等三个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对比，试图找出其在唐五代时期的变化轨迹，从而描摹出唐五代时期名量词发展的个体状况。

### （一）与唐前使用情况完全相同的名量词

刘世儒先生曾经指出：汉语名量词“在南北朝特别得到发展，其词量的丰富，分工的细密，规范的明确，都不是这个时代以前任何一个时代所可比拟的。汉语名量词发展到这一阶段，可



以说基本上已经进入成熟时期了”<sup>①</sup>。从我们比对的结果看，与唐前相比，唐五代有一部分名量词主要是继承其用法，无论从适用对象还是从使用频率等各方面来看都没有明显的变化。这样的名量词在唐五代非常多，此处为省篇幅，仅举一例进行说明：

### 【领】

“领”的本义为“衣领”，由这个意义发展为量词，在南北朝时期，它可以称量的事物包括衣、甲、被、毡、席、帐等<sup>②</sup>。从我们对比的情况看，在唐五代时期，其适用范围和使用频率皆无明显变化：

(1) 乃密具袍数千领，及锦彩金银，以为赏赐之具。  
(《陈书·本纪第一·高祖上》)

(2) 麻婆与杞各处其一，仍令具油衣三领。(《逸史》  
“太阴夫人”)

(3) 一领布裘权且当，九天回日却归还。(吕岩《七言》，全唐诗卷 857)

(4) 一领蓑正新，著来沙坞中。(皮日休《添鱼具诗·蓑衣》，全唐诗卷 611)

(5) 重施法师金钱一万，银钱三万，上氎衣一百领。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五)

(6) 又赐王褒手书大品经一部，山纳袈裟一领。(《弘赞  
法华传》卷三)

(7) 唐玄宗开元末梦人云：“将手中五百条，袈裟五百  
领，于回向寺布施。”(《逸史》“回向寺狂僧”)

(8) 我有一领袈裟，传授与汝。(《祖堂集》卷二)

<sup>①</sup> 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第 4 页。

<sup>②</sup> 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第 106~108 页。